

女人們翻身的故事



# 被解放了的婦女

海燕小叢書 ①

# 目次

你瞧！女人們翻身了……………

女人不再受苦一輩子。這一下子男女可真正平等了。老婆當主席。

女縣長孫蘭……………

清華大學出身。由知識份子蛻變到人民的領導者。丟了聖誕老人。

從封建到民主……………

不流氓。不封建。不小姐脾氣。時代是進步了。爸爸你不要管我。

革命者的母親……………

朱老太太七十歲。革命二十多年。現在在辦托兒所。這叫做老當益壯。

一個孩子是怎樣生長起來的……………

大姐姐是從小姑娘變成的。跟小哥哥學習。爲了革命忍受一切困苦。

# 海 燕 小 叢 書

我們想在這大時代裏做些小工作，這樣，就計劃了這套小叢書。目的是爲了要使文化園地內多一些建設的力量。

我們決心要出版些對大眾有所裨益的讀物，尤其是在大眾化這一點上，是預備下一番努力的。我們這叢書雖則並不標榜着「第一流」而來號召讀者，但我們相信，在內容上決能夠做到不欺騙讀者。

現在確是一個艱苦的時代，尤其是文化工作，時時刻刻會遭到暴風雨的摧殘。但是我們決不會退却，面臨着這個偉大的時代，應該對這時代的發展上盡一些力，在此，希望能夠和一切民主的友人攜起手來，一起去爭取民主幸福的  
新中國！

## 第一批（四冊）

目錄

即將陸續出版！敬希讀者注意！

### 被解放了的婦女

顏華做

### 韜奮與羊棗

林庚做

### 死去了的人民作家

殷紅做

### 結婚·家庭·托兒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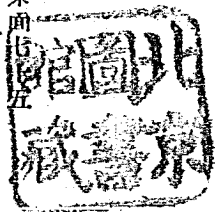
羊洋做

你瞧！女人們翻身了！

一 王莊被解放了

王莊是五分區淮安縣嘉樹區的一個大莊，政權未改造以前叫博里鄉，在淮安東南十五里，全莊共分四個小村，南面的叫前王村、北面的叫後王村、東面是東王村，中間有個小集鎮叫小王集，全莊一共二百〇七戶人家，祇有一家二頃地的地主，三家富農，餘下全是中貧農，地主富農多住在前王村，小王集二流子頂多，祇有後王村和東王村全是中貧農。過去日寇據點車橋（一九四四年春才解放），到王莊祇有十幾里路，因此，王莊是邊區，常受敵人威脅。當時莊上有農會會員六十多人，有武器的民兵三十多人，也減過租，但政權還沒有改造，鄉長是一個較落後的中農，互助組也組織過，沒多時又垮掉了，可以說除了婦女工作以外，各種工作都有，但又不很活躍。婦女工作直到一九四五年三月才開始。莊上婦女全是大脚，栽秧割麥行行都來，比淮安北鄉的男人還能苦。年成好的時候，有些貧農春天吃兩頓粥，少數人家沒得吃的，一般人家可以過，婦女除種田以外，平時也紡紗拾草，貼補家用。

二 女人不是人嗎



一九四五年三月，上級決定在民主運動中組織羣衆團體，并把嘉樹區訂爲中心工作區，當時派了三個人去，兩個男同志和我自己，我的任務是組織婦救會，我是淮安人，說話穿衣全和她們一式。一到王莊，先找農會幹部一問：莊上有多少婦女，那個頂正派，那個騷裏騷氣，婦女有什麼苦處，頂相信什麼人。調查中知道莊上從來沒有提過婦女工作，農會幹部也把婦救會當作是二流子才參加的會，因此他們拿莊上一個女二流子開頑笑地叫她做「婦女會長」，這個「會長」是小王集跑碼頭的王澄之從江南帶來的，一到家，就把王澄之的大老婆趕走了。平時，逢人就搭訕，一下子就辦上了，因此村上婦女一聽到婦女會就討厭。但是因爲王澄之很早就在我區署工作，也不好怎麼樣她。調查後，我頭一天就到一家還算規矩的婦女家裏去訪問，一走進門，他家老奶奶就把臉一掛，冷冷的說：

「你來做什麼啊？我們種田人家，比不得你們玩玩也有飯吃，我家媳婦要做生活，沒得閒功夫陪你們玩。」

我正想解釋，她就搶着說：「走吧走吧！我家不去。」我只好走出大門，等我走了幾丈遠，他還在哇啦哇啦罵：「妖裏妖怪的，有什麼好事？」我氣的睡了半天，想想這樣也不是事，過幾天會報工作，拿什麼話說？第二天一早，看見許多婦女拐着籃子拾草，我想拾草的全是年青的窮苦婦女，容易接近，因此就跟她們一塊下田，一面幫她們挖小蒜拾扒根草，一

面談女人的苦處，我說：

「世上頂苦要算我們婦女，一生下來，父母就不歡喜，總說：『生個登鍋門陪錢貨』，有的一生下來就扼死了，有的往旁邊一丟，死就死不在乎，生個男的，乖乖！爆竹放的咻咻響。女的到了十幾歲，就要到人家做媳婦，下田在前頭，吃喝沒得你，小桌邊子吃口飯，說話不算數，一根針也要向丈夫要，那裏像個人？」當時有兩個婦女說：

「話是不錯啊！有什呢法子？」我又乘勢說：

「要是有了婦女會，能紡紗識字說理，自己有了本事，丈夫也就不敢打了。自己有點錢，也就活得了。」這時有幾個婦女相信，有幾個還是不開口，如此跟她們下田四回找到了五個積極份子，在村上又找到一個，一共六個，全是貧農家青年婦女，把這六個人翻來覆去教育了好幾遍，再叫她們去教育別人，過了兩天，後王村就有了三十多婦女贊成，開頭就先成立了一個婦女組。爲什麼這麼多人祇編一個組呢？因爲婦女怕出頭，開始組分得多沒得人肯當組長，先選一個看看沒反映再選，選好後大家全願意，因此第二天就分成四組，選了四個組長，一個中農三個貧農，一個嫂子三個閨娘，當場就討論識字、紡紗的事情，後王村本來有十幾架紡車，經過動員，各自回家又打了二十多架，又各自買了一斤棉花，天天晚上就嗚嗚的紡起來。每天下午一時到二時，就召集教字，教的字全是她們日常用到的，比方「拾草好

燒鍋」，「紡紗有衣穿」等，她們要求唱小調，也教她們新小調。這時候，有一個婦女因為參加婦女會被丈夫打了一頓，就到婦女會告狀，婦女會馬上把他找來說理，他自己在地方上也參加工作，怕批評，當場就認了錯誤：

「下回再也不動手了。」這一消息被東王村婦女聽到了，她們自動集了二十多人也來請我去開會成立婦女會并學識字，這時，我一面到東王村幫助她們成立了兩個組，同時動員後王村婦女幹部和家庭說好到前王村去幫助組織，這一來，東村組織好兩個組，前村一時也組織了兩個組，小王集做生意的多，也組織了一個組，這時一共入會的有了一百七十多人，正巧前村這時也有一個丈夫打老婆的事發生，老婆也到婦救會報告，婦救會馬上又召開了說理會，許多婦女氣壯壯的說：

「女人不是人？說動手就動手？今朝不認錯就不行，女人還能受苦一輩子嗎？」

她丈夫說：「誤活不打嗎？」婦女氣更上來了，一條聲的說：

「一家人不好說嗎？識字不算誤活，你能打女人，你有錯，女人也好打你？」他還是不認錯說：

「不准打，好，不要老婆，我總有自由，總作興。」婦女大家說：

「不同意，非要認錯！」他沒有辦法，又怕鬧大了更丟臉，就勉強認了錯。兩個打老婆

的糾紛一解決，婦救會威信大大提高，農會的人說：「這下子不能動手動腳的了！」

婦女說：「女人這回也能算個人！」

這時，就提出正式成立婦救會，並說明當婦救會委員的資格，藉此教育大家，於是各組都開會，提出候選人，當選的條件是一要正派，二要關心婦女苦楚，三要工作出力，這一宣傳，老奶奶也說：

「正派人辦事沒事，媳婦能管好！」男男女女全曉得婦救會是教人正派幹活解除婦女苦楚的。一共提出九個候選人，選舉的那天，到了二百多婦女，討論紡紗識字等工作，結果五個人當選委員，四個貧農一個中農，在上海做過紗廠女工的陳淑英當會長。江南跟來的女二流子也到會，看見她沒有被選上大哭起來說：

「這下子叫我把臉往那塊放？」大家怕她難爲情，就算她個副會長，後來她光鬧意見，說幹部看不起她，欺她外頭人，結果婦女就自動不睬她把地丟了。陳淑英是個貧農，有五個小孩子，人很正派能幹，村上人全看得起，她到那家不打招呼直往裏走沒人敢說閒話，從此天天下午識字，晚上紡紗，日裏拾草，紡了紗上集換布，忙時在田裏息下來用棒子在土上寫字，回家桌上，檯上，櫃上全是寫的字，姑娘認會了教嫂子，女兒認會了教媽媽，三個月以後，三十六個婦女，頂多的識到五百多字，頂少的也識三百多，紡紗車一共有四五十架，紡



的紗全區得第一，當時因為要團結老奶奶，就組織了一個老人指導團，有什麼工作比方下田紡紗，全請她們發表意見指導，她們也很高興，王莊的老奶奶有九個人參加。

### 三 這下子男女可真正平等了

王莊婦救會成立了半個多月，民主運動開始進行，這回，村幹部曉得婦女有力量，事先就和婦救會共同商量動員婦女參加，第一步先宣傳「選好人辦事，婦女不吃虧」，「男女平等，婦女也有權」；第二步就宣佈公民資格，第三步在全村開大會審查公民權，第四步按保甲分男女組個別審查。審查中，許多婦女偷過東西的，不正經的，打過媳婦的全坦白出來要求給她公民權，有一個六十三歲的老奶奶跑到婦救會長家裏說：

「會長！我年紀大了不識時，有點小錯請大家寬待寬待，不能把我不當人喚。」全村一共提了十二個候選人。地主富農貧農全公開活動競選，地主私下說：

「選上窮人當村長，我們要吃虧！」貧農也說：

「選到地主當村長，窮人一輩子不能翻身，減租也減不成！」

選舉的一天，正巧陰天，到選舉場去要過一條小木橋，婦女們老老小小牽牽拉拉走過小橋，到了二百一十多人，男的也到二百多。婦女不斷的唱歌喊口號，主席一個一個介紹候選

人，候選人一個一個上台競選，介紹到第七個是地主兒子王佩仁，他說：

「大家要是選我當村長，沒吃沒穿由我負責！」婦女一聽，氣上來了，陳淑英馬上站起來說：

「沒臉的！你有什麼資格當村長，你老子過去當鄉長，我們窮人吃的苦輕嗎？」王德亮媽媽也指着王佩仁說：

「你祖上做的『榮光』事多哩？村上女人被糟蹋的還不曉得多少？」下面婦女中議論：「選你當村長除非瞎了眼睛珠子！」口號也喊起來了，「不選壞人當村長呀！」王佩仁被駁的臉紅得沒處放，卅多個富農、地主、胆小的中貧農本來約好選他的，一看風頭不對，也不選他了，結果王佩仁就落了選，七個行政委員，女的佔二個（一個中農一個貧農），村長是個貧農，經過這次選舉，婦女都說：「這下子男女真平等了。」說婦女會壞話的人也簡直沒有了。

#### 四 大家來扭秧歌

四月裏，全區在王莊實驗小學開村幹部會議，討論着辦村學，王莊和博理莊都有婦女參加，休息的時候，王莊婦女拉博理莊婦女唱歌，博理莊婦女不會，王莊婦女一連唱了幾個新

小調，博里莊婦女不服氣，晚上回去集了四十多人，請縣委機關女同志教歌，女同志就教她們秧歌舞，學到半夜還不肯走，回去睡在牀上還哼，第二天一早又走攏來學，王莊婦女聽說博里莊會秧歌，也連夜請區署女同志教，第二次王莊又開全區農會婦女會成立大會并選舉英雄模範，王莊和博里莊婦女神氣活現的來參加了，博里莊以爲王莊不會，化了裝扭來扭去，那曉得王莊婦女也化裝扭出來了，區裏幹部很羨慕，直看見她們扭過來扭過去，但是，結果王莊又把博里莊壓下去了，因爲在比賽識字紡紗的時候，王莊得了第一，一個小姑娘神氣活現的在黑板上寫字，博里莊不會，紡紗又是王莊紡的又細又快，得了許多毛巾，手帕，鋼筆的獎品，選舉三個模範家庭，又全在王莊，這三個模範家庭全是貧農，三家人個個在會，個個工作積極，正派，威信高，會後王莊婦女情緒更高了。博里莊婦女紡紗識字也有，不過比王莊差一點，回去後上級鼓勵了她們一番，也很努力。沒有多時，縣裏召開全縣活動份子大會，休息的時候，王莊和博里莊婦女秧歌隊，扭過來扭過去，全縣幹部看了大吃一驚，都說道：「這莊婦女爲什麼這麼活躍呢？」會後，就組織了參觀隊去參觀，一走進莊，婦女兒童四個秧歌隊迎出莊來，走進各家一看，家家掛着識字處處貼本子的字，比方桌上就貼的「桌子」兩個字，門就貼的「門」字。紡紗車紡的嗚嗚的一條聲，參觀幹部說：

「不是參觀，直行是替我們上了一課。」以後，大家回去，都去組織秧歌隊，有的地方

是幹部老婆妹妹帶頭的，有的地方則犯了官僚主義毛病，用行政力量命令組織，不肯來的還罰燈油，紙頭，木盒槍，旁的地區本來沒有做過婦女工作，這一來反映可多啦！有的說：

「一天到晚唱戲，他又不給飯吃」有的說又不當婊子一天到晚跳舞呀唱的，王莊幹部也受了壞作風影響，有一家不肯讓女兒加入婦救會，婦救就鬥他一傢伙，罰了他家幾斤燈油，幾十張紙頭還有二三十塊手帕，結果那個姑娘也勉強參加了。各處反映正在擴大，幸虧上級發覺，及時指示糾正，這樣各區都改變方針辦起識字和其他生產工作，過了幾個月，工作才開展起來，壞的反映少了。全縣有一百多婦女秧歌隊，四個婦女劇團，七十八個團員，王莊也有六個人參加，過年的時候，到各區做戲，羣衆很歡迎，六月裏全縣辦了一個八十多人的訓練班，各村都有人參加，一個月以後仍回本地工作，婦女工作就更加深入些了。

婦女工作開展後，各地有什麼工作，婦女全配合，過年的時候，農會民兵婦救都募集糧食，麵條子，菜，送給抗屬，婦女就用秧歌隊打鑼打鼓送上門，有的抗屬不好意思的說：「這能過意嗎？」農忙的時候，婦女也組織互助組參加割麥，並幫助抗屬收割，不要工錢。到了十月，打淮安城時，各區婦女有一百多人給傷兵洗衣服洗了二十多天，一個錢也不要，又組織秧歌隊慰勞傷兵，全縣做了一萬多雙布鞋送給戰士，全是婦女自己本錢。淮城打下來，她們高興得不得了。

## 五 闖家歡

王莊的三個全區模範家庭：第一個是王坤，家裏有五畝田，夫妻兩個五個小孩七日子生活，王坤是農會會長，女兒參加秧歌隊，老婆陳淑英是婦救會會長，一家子有什麼工作全出力，沒有一次落在人後，有一次他們妻夫兩個一塊開會，陳淑英當主席，王坤不開口，人家問他：「你爲什麼不則聲？」王坤說：

「我老婆當主席，我直行不好意思向她報告。」她女兒動不動拉住了王坤歡迎陳淑英唱歌，王坤說：「我同意呀！」她女兒又說：「我們家選一個組長吧！」陳淑英說：

「好呀！就選你當組長！」第二天她媽媽叫她去拾草，她說：「我是組長，怎麼要你分配工作？」一家又很勤儉克苦，在村上威信很高。

第二個王德亮，有七畝田，四口人生活，他本人是村指導員，老婆參加婦救會，母親參加老人指導團，弟弟是秧歌隊隊長，一家人很和氣，鬥爭很胆大，積極生產也勤苦。第三個王照熊，他家祇有四畝地，四口人生活，他本人參加農會，老婆妹妹都上識子班，參加秧歌隊，妹妹還是隊長，紡紗在全區比賽得第一，老婆還參加劇團。一家工作生產也都很出名。

全鄉婦女已經從舊有的環境裏透出了頭來。從剝削中獲得了解放！

（顏華做）

## 女縣長孫蘭

縣政府的天井擠滿了成千萬的老百姓，他們異口同聲地要求判決一個人的死刑。老太婆們穿着滿身補釘的斜紋布的棉襖，圍着樣式古老的黑色的圍巾，許多衣服破濫的殘廢人也一偏一拐地踱到天井裏，拿着『殺死漢奸』的小紙旗。年輕的女人們，粗糙的手上起着被田野工作打起的繭疤，也擠在一起，還有不少的小孩也和父親母親或者祖父母站在相同的地方，有一個穿得濫斤斤的年邁的瞎子跪在縣長的身邊，他的手臂舉起來，他在哀求——要求把那個曾經給他帶來不幸的人就在今天執行槍決。

被羣衆圍着的縣長，站在一把椅子上，高舉着手膀，霎時間內，全場變成鴉雀無聲，非常清靜。她是一個短小富於吸引力的女子，如果她穿起別種服裝，簡直可以裝扮成美國高等女學校的教師，要不然，也是可以假冒成任何世界大都市的職業婦女和女企業家的，但是今天，她穿的是人民軍的制服，截短了的黑頭髮很精緻地捲在藍色的士兵帽裏面，她只是一位地方政權的代表。

「你們信不信我們的政府？」她首先向羣衆詢問。

「相信！相信！」老百姓吼叫着，「因爲相信我們的政府，才跑到這裏來啊！」

「那你們就知道政府一定要找出公平合理的方法來對待這位姓高的」她繼續說着：「這是民主政府，你們可以到政府跟前來伸冤，這是你們的權利。現在你們告訴我姓高的到底是嗓子樣的人？」

天井中起了嚷叫的聲音，混亂了一刻時候，於是這位叫孫蘭的縣長就得到了一個接着一個的答覆。跪在她面前的瞎眼老漢講那姓高的偽政府官吏怎樣嚇唬他的獨子，把他的孩子嚇得來自殺了，留下一位殘廢的妻子給他這無依無靠的老人照料。一位粗壯的怒氣勃勃的婦人講這位姓高的逼她出錢，她被迫賣了自己的兩個孩子，爲了要繳納的緣故。另外一個又講他用酷刑把她的丈夫摘死了，他們一家人因爲姓高的勒索，全家挨餓，但是挨了餓也得出得更多的錢。當姓高的罪狀番三覆四地講出來的時候，羣衆的憤怒增進了，叫嚷的聲音打斷了控告的陳述。

「殺死他呀！就是今天呀！」

孫縣長又發言了。她告訴羣衆，政府要定一個日子，讓老百姓和姓高的偽官吏面對着面個控告他的罪行。她又講，關於高的案件她不能聽到結尾了，因爲城外也擠着不少的人也同樣要告發高的罪狀，她也要讓他們有講話的機會。

她的理智是滿強的，但當着人民羣衆的情緒比過去高，爬到了頂點，她的理智就嫌薄弱

了。另外，她的聲音也不够大，傳達不給全體的羣衆，她的一位助手站了起來，像講演一般地覆述了一遍她的話，使羣衆安靜了一會兒，接着羣衆就喝采叫好，再過了不久，羣衆就向着門口退去，他們要選派代表，遞報告人民的苦情的詳細的狀況。當審判的時間來的時候，老百姓也準備出庭。

傾聽羣衆敘述苦情，這是孫縣長每天經常的工作，她實際上是個副縣長，但是她發覺自己却做的是整個縣長的事情，因為民選的那個男縣長要去監督修築全縣的公路，早已忙得不開交了。另外，男縣長是一個莊稼漢，他因為不知疲倦地和日本人戰鬥得到了人民的尊敬，但是他教育受得不够，他寧願把職務中的這部份接見人的工作交給孫蘭小姐。

她有豐富的教育，是北平清華大學的畢業生，并且她也享有着人民的景仰，因為在日本人掃蕩江蘇北部的根據地時，她堅着崗位，拒絕逃跑。戰爭以後，在目前的職位上，她覺察出紳士階級尊敬她的學識，老百姓也永遠地記念着她的英勇。

據她說，在解放區域裏的人士，也像美國一樣，是有不少的偏見，反對婦女在政府中做事的。當然這裏并不限制婦女負擔公務，不過婦女一有了職務，她必須執行得比一般男子還要細心謹慎。幾千年來，中國人從來相信家庭是婦女的地盤，因此如果婦女官吏搞出了什麼錯誤，大家都會說，誰叫一個女人來幹的呀！



這種偏見對缺少智識的婦女，其阻礙的程度就不這麼嚴重，因為除開少數是由上海、南京、漢口跋涉到這個區域工作的教育充足的婦女外，一般鄉村中，大部份的女子還是被封建傳統束縛在家庭裏面。一個家庭如果有錢供給大學教育，大半是花在更有希望的兒子身上，不大肯化在女兒身上，因此除開家務的常識，一般婦女對其他事情都是可悲的愚蠢。

這就是民主政府下的婦女聯合會着手要來改善的情況。孫小姐在她當縣長以前，就做過婦聯會的幹事，她清楚這組織的全部綱領。婦聯會的綱領可以分成三個主要部分：「生產」「文化教育」和「衛生」，婦聯會把「生產」放在第一位，這由於發現經濟上的依賴是束縛婦女在家庭中的原因。婦聯會於是鼓勵婦女參加集體紡織計劃，賺錢來顧女孩子照料自己的嬰兒，這樣就會有時間去學習讀書和寫字，以後可以去担任政府中的職務。

一個死命輕視婦女的人也許會奇怪，當全體女孩子都同時要從事學習的時候，嬰孩不知道會發生怎樣的後果，可是這問題是不難回答的。美國的男人們并不個個都希望作議員和州長，中國的婦女也不是個個都想當縣長的。

到了現在，解放區的婦女聯合會才可能做些確切實行它的綱領的事情，從古中國的封建家族制度下把婦女解放。在戰爭時期，婦聯會的全部精力都用於教育婦女在飲食醫藥和看護上，幫助人民軍和怎樣到羣衆中去做抗日工作。目前情勢比較穩定一些了，人民軍掌握了許

多鄉鎮和城市，婦聯會實現它的綱領的工作可以愈加迅速地向前推進了。

中國和平的利益促使着孫蘭寄語給美國的婦女。她說：『當我在清華唸書的時候，我學過很多美國的民主生活和美國婦女的進步。清華是一所美國式的學校，用美國人的觀念。我相信美國婦女要有舉動，呼籲杜魯門總統改變美國的對華政策。』

孫蘭還是小女孩的時候，跟隨她的父親，旅行過中國的許多地方，而且她父親是中央政府司法機關的官吏，她因此在許多地方學會政府中的工作。以後，居住在上海和北平，她又親歷了許多次為教育為自己的前途中國婦女的鬥爭。

她說：『婦女在政府機構中也找到工作，不過她們處在非常多的限制下面，任何一個婦女都擢升不到比書記、打字員、祕書更高的位置。』

孫蘭在一九三五年第一次從事政治活動，她參加了北平學生的抗日示威遊行，以後她在上海教書，一九四二年跑進了游擊區域，在蘇北人民軍隊裏工作。

由於她的教育程度高，她作了推動文化教育的一個支部的領導人，在這個崗位上，她初次遇到了人們的反對，這些人老想着婦女是沒有才幹把事情辦妥的。有一度的時間，她發覺她的部下并不嚴肅地遵守她的命令，她并不苛責她們，一定要改變他們的心境，她只是工作上進，逐漸地，別人對她的尊敬提高，成見也就遺忘了。

到了一九四五年的夏天，人們的偏見可算完全消逝了，這年她當選爲人民軍區域派到延安去的代表，得到要和她一行的十人中最多的選票。接着日本人投降了，到延安去的旅行也就擱置在一旁，因爲決定要集中力量到新從日本軍隊手中解放出來的土地上去工作。

雖然大家相信婦女完全平等，但是人民軍却少有拿着槍和日本人戰鬥的婦女。孫蘭說，人民軍絕對不需要婦女也配備上來福和機關槍，因爲男性的補充兵一向是用不完的，他們的訓練是比較輕便的。人民軍缺少的只是槍枝和彈藥，並不是人員。但是也有些輔助的勤務，讓婦女担負比男子適合。婦女聯合會的一項工作就是把這些勤務的如何重要告訴給鄉村的婦女。

明天是聖誕節，但是孫蘭已不需要守候聖誕老人的降臨了。她準備着担當審判那姓高的臨時的主席，那是在聖誕節後的第二天，老百姓是會在這天拿着她要他們做的寬單來的。

（原載「密勒士評論報」李楠譯）

## 從封建到民主

錢蘭瑛在莊頭大路上和玩花船的女伴們分手，她們叮嚀她：「吃過飯趕快到祥華紡織廠去，不要人來請！」她一連聲兒答應，一路喜在眉頭，笑在心的回家來。

她今天在里仁集的春節文娛大會上可算出盡了風頭，她記得在那人山人海中央，她怎樣的拿出全付精神來撐花船，她下了決心要把自己的花船玩得頂出色，——雖然街坊上一字兒排着十四隻花船，那些婦救會員們都打扮得像新娘子一樣，從家裏揀出頂漂亮的衣裳來穿，玩船的姑娘們每個頭頂上都繫上了一朵顛巍巍的水紅綢花朵。她們在人山人海中央一浪來，一浪去，她們曉道：要在每天像這個樣子打扮就有人來說怪話了，什麼不正經哪，浪騷哪，可是今天，她們都沒有想到這個，同時也不怕這個！不說旁人，你看錢蘭瑛打扮得多麼漂亮！她像一枝花朵，可是那有些太文雅，她出門還不到二十天哩，臘月裏出門，新正月裏就出來玩花船，她娘家哥哥來帶她回門吃酒席，她死也不去，她哥哥一氣將她的嫁衣包袱帶走了，她忙玩花船沒有新衣裳穿，追到半路還給她追上，衣裳奪了回來。在今天的大會上，她的名字紅了。

她現在耳朵里還有喝采的聲音，眼前有觀衆讚美羨慕她的微笑，「真是黑牡丹！」她聽

見有人在嘖嘖稱讚她，她不知道怎麼這黑牡丹的名字傳開了，那還是在娘家的時候，她在那潘園村裏活躍得頂厲害，識字班裏，農村劇團裏，紡織小組裏，她是骨幹，她是頂頂尖兒，她會說又會講，又能出頭出幟，她就出名了，她頂歡喜笑，一笑就得小半天，白白的牙齒像貝殼似的。她的臉兒圓圓的，有些黝黑，可是那兒充滿了光明！人一看見她滿眼是喜悅和太陽，於是人們就趕着她叫「黑牡丹」。

她不喜歡這花名，她說：

「黑就黑吧了，爲什麼一定要叫牡丹！」有一個女同志掏問她什麼道理，她說：

「牡丹是封建家裏的東西，不好！」女同志道：

「就叫你黑芙秧吧，黑芙秧是老百姓家的！」她說：「黑芙秧就是黑芙秧！」那個女同志就把「黑芙秧」傳出去，可是人家還趕她叫「黑牡丹」！

她低頭走，她想到她撐船撐到激烈的時分，她的四肢全要舞動了，四面的掌聲像元宵節的爆竹。她簡直連每根神經都興奮了，她忘掉了一切，她縱情的跳，唱，她完全浸入了狂歡與興奮之中，她一不留心腳踏在船舷布幟上，跌了個兩脚朝天，篙子也撒手了，四周人笑得更高了，還有在叫「好」！

她想到這裏，心兒有些跳了，臉兒也有些發燒，可是她並不覺得那些在叫好的人是在調

笑她，她覺得很合理，一個人跌倒了旁人不要笑笑嗎？——她有些莫名其妙的感覺到這世界的可愛，給人家、鄰居、青年們讚美和喝采是多麼榮耀的事情呵！要把從前世道，關在後院裏做姑娘才悶死人哩。她突然想到似乎聽說過有什麼人要來破壞這世道似的，她想到這裏有些着急，忘了情的把袖子一捲，咬着牙罵道：「來，我打他！」

她一走進莊，看村裏人都迎着她笑，她也禁不住笑，她頭上的紅花還搖搖着呢，她丈夫多遠的在門口迎她，她像小麻雀似的跳到他跟前，歡喜的說：「你今天要去呢，那多熱鬧！」她丈夫也笑着說：「我今天去跟抗屬拜年去了，可惜沒有去。」

她丈夫還是個互助組小組長哩，在村裏很進步，做起事來猛打猛撞的，所以她雖是新媳婦，他也給她出去玩花船。天晌了，小兩口兒就說說笑笑的，她忙着弄飯，她叫她丈夫坐在鍋門口燒火，她自己在鍋上忙這樣、忙那樣，一面嘴裏像流水似的告訴她在會場上活動的情景，她丈夫聽得興奮了，火灼熱了他紅腫的臉。

她那像喃喃燕子一樣的話聲忽然停住了，噗哧的笑了出來。

「笑什麼？」她丈夫奇怪地問。

「我告訴你，我撐船，脚……，」她笑得支持不住了，俯身在鍋台上。

「什麼？這樣好笑！」

突然，一個蒼老的聲音在門口響了：

「文玉，出來！」聲音裏充滿着憤怒，焦灼，他們聽出那是父親的聲音，可是沒有分辨出那聲音裏所帶的感情。

「什麼？爸爸！」文玉叫了一聲，手還拿着草向鍋門裏送。

「什麼！出來！」那分明是嚴厲的命令。

文玉出去了，她坐到鍋門口來燒鍋，她滿頭腦還充滿着人山人海的噪叫，讚美，喝采，和那哄哄的大笑……。

飯要燒好了，文玉進來，臉漲得紅通通的，她一看他面色不對，忙問：「什麼事？」

「什麼事！」文玉氣鼓鼓的，「你倒怎弄的？也不小心，跌倒了撩人家笑，你看好看吧！」

「我當什麼天仙聖旨的哩！見鬼，那說的？」她也有些不高興了，撥撥鍋門口草，站了起來，她出門來受丈夫奚落，還是第一遭兒。

「爸爸說的，爸爸在街上人叢裏看見，你跌的兩脚朝天，大家笑你……。」

「又什麼景緻兒，跌倒就跌倒，今天還這樣封建！」她兩眼睜得圓圓的，——真看不了那付顏色，恨不得喝口冷水咽了他，那晦氣樣兒。

「我不過說你不小心，出岔子。」文玉的氣餒有些低下去了，可是她還一個勁頂上來；  
「出岔子，什麼岔子？跌一跌也算景緻兒！」她像一隻專門的公雞一樣：「我在家裏跳舞、演戲，什麼事不來，這花船也算鳥事！」

「唉！敗壞門風……。」父親在院子裏聽文玉的氣餒有些壓下去了，忙着來挑撥一句：  
「家門不幸！」

她剛要插嘴，她丈夫鐵青了臉，「家門不幸」幾個字聽到他耳朵裏彷彿油澆在烈火上似的，他喝斥道：「鳥事，下回不許你出去玩花船！」

「我偏要玩！」她尖着嗓子喊。

「你玩……。」文玉怒氣汹汹的過來，伸手就去打她。她也迎了過去，在他們的吵鬧聲裏面，鄰人進來拉仗，她臂上給文玉打了兩下子，她在人叢裏掙扎着，哭喊着。

「好種站住，好種站住！」文玉打了兩下，手脖子軟了，他退到堂屋門口去，他再也不能打第三下，他呆呆地坐在門限上。

「你們爺兒倆把我打死好了，兩個心一條作踐我，——哦，老頑固，老封建！」她的眼淚像熟透了的爆炸的穀粒一樣急速的落下，她心口的屈氣一口一口的抽咽着，她從沒有受過這樣的委屈。



「今天非找你講理不行，今天非講理不行！」她一面哭一面號叫着，她給鄰人拉到房裏床上。還這樣嘶啞的叫着。

她的話像春雷一樣的打擊着她公公的心，他心中立刻閃出了非常鮮明的記憶！鄰家王五娘打媳婦不是挨婦救會一門嗎？洪涯莊上的莊土紅向兒媳婦說了兩句不周正的話，給婦救會拖出去一門，還遊了村呢！小朱圩孫子正天天打媳婦，她媳婦告到區婦救會裏，不是離婚了嗎？「現在民主世道，誰想欺壓婦女瞧瞧？」村婦會長多凶！弄得沒有一個男子漢敢打罵女人的了。還聽說那家公公打媳婦，頭上還給插了旂子呢。——於是他立刻想到自己給文玉媳婦拖去講理了，那自然是講不過媳婦，「跌了一跌，算什麼！」「男的跌跌也算事嗎？」於是文玉給簇擁着去遊村去了，他呢？唆弄是非，頭上插了小旂子，村裏多少親友熟人要對他笑，他朝頭上摸一摸，出了一身冷汗，連連自慰的說：「不能，不能！丟老面子。」他開始懊悔自己多事了：「孩子的事，讓孩子管去吧，我們不合時文了。」他低低的嘆息着。

「封建，封建，全封建……非找會長講理不行！」她又在那房子裏尖聲的叫喊。他曉得不可收拾了，他的心突突的跳。他想了想，硬着頭皮走進了媳婦的房門口，裝得十分鎮靜的樣子安慰她道：

「算了！小兩口打架算什麼！起來吃飯吧，新年新日的。」

「封建、封建，非講理不行！」她像不是對她公公說的，還是那樣尖聲兒叫着。她公公還想說兩句，可是又不知怎樣說才好，她簡直在媳婦的敏捷，大方，理直氣壯下面渺小到極點了。他喃喃的顫動着嘴唇，可是說不出一個字。

他惶恐的退到了門口，他的一個長房的嫂嫂慌慌忙忙的拉他到天井的角落裏說：「怎麼啦？」

「我簡直沒主意了。」

「光景要鬧厲害呢？你看？回來不鬥你兒子就鬥你！」

老頭子打了一個冷噤，顫動着嘴唇：「你勸勸……」

「我們都在勸，不行！」

「天啦，這是我的錯，孩子們的事我問不了！」老頭子的目光低垂下視。

「快點聽我話，趁早放乖點兒，到婦救會長那裏去，哀求她來，自己去認過，省得丟面子，不然包……」

他跑到鍋門口含了一袋烟，立刻出了門，向西南奔去，婦救會長家離這裏有二里路。拉伙的人全回家去吃飯了，賸下了黑牡丹還在東頭房裏哭泣着，文玉睡在西頭房裏的簾牀上，他越想越不是頭，怎麼今天打了她呢？他每天頂反對人家打女人的，他罵那些打女人的人是

弄傢伙，不想今天也輪到自己身上來了。平常村裏幹部全誇他進步，說要跟他學習，怎麼因為這一點小事封建起來？要挨農村劇團裏的人曉得該是怎樣的笑話他呀！「多封建！」他一想那時人誇獎他總是：「你進步，你媳婦黑牡丹比你還進步哩！」他也不過笑了笑，當着玩兒。今天看起來，他固然打她不對，但也是一時氣頭上呀，她怎麼就哭着鬧着，飯也不吃了，像要和那個拚似的，還不是和那些落後的女人一樣麼？進步的女子是這樣的嗎？他想到這裏，心裏不禁道，「你光生氣，也該檢討自己呀！」他耳朵一歪聽隔壁的她還在嗚咽，他立刻又怪他自己了，他懊悔和憤恨他聽父親的話，「那麼討厭的老頭子！」他不禁在口中輕輕的道出了這幾個字。

「怎麼辦呢？今天的少年人應當自己解決問題了。」他仰臉睡在床上手摸心口自己問自己，他想到去到她那邊去向她作自我檢討，然後再批評她的小姐撒嬌作風，這樣兩下子不就好了，也足見得他比她進步。「她還是哭，不任性怎麼辦呢？」他自己反問一句，隨着又答道：「那她就落後，沒有新女性的精神！」他想到這裏，仔細聽聽她已不在抽咽了，於是他牀上起來，預備到她的房子裏去。

接着他聽見那邊的房子裏牀響了，她像起來了，走出了房門，他心想：「她要去找婦救會長去了。」

他正要起去攔她，人影兒一閃，她站到他面前，她的黝黑的臉兒是那樣的沉靜、理智、充滿了自信心的臉！

「今天這件事，」她臉兒繃着說：「我覺得我有些值得檢討的。——你看我哭着鬧着，像一個舊家庭婦女一樣，不能說服解釋，拿更好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她像一個中學生一樣。恐怕連上海南京的中學生也不能說出這樣實際的話來呢，她詞鋒一轉：

「但是，你也有……」

「我有。我打人不好，我該批評的！」他連忙跟着說：「我頂性急，聽爸爸一說，不由的火上來，我手快打了你，我早想去向你作自我批評，檢討一下，同時批評……」

「批評我一下，是不是？」她反問着，臉上有笑的影兒。

「是的，沒想你先來了，黑牡丹。」他禁不住笑了，她也笑了起來，健康而黝黑的臉上泛了潮紅，她又立刻鄭重其事的說：

「我們要好好檢討一下子那我們才能真正進步，不落在人家後面，人人皆要懂得民主，會用民主的。」

文玉笑道：「我懂得這些道理，不過比你遲一步吧了，就挨你這樣教訓！」她也笑嘻嘻的笑了。

「祥華紡織廠的花船會你不去參加？」

「怎麼不去，我和人約好的，我們快些吃過飯，你也跟去看看。」她向文玉說。

在飯桌上。他們迅速的吃完了飯，他說他一定要去看看她的擦船怎樣漂亮。他們吃過了飯，她忽然想起了問：

「爸爸呢？」

「他嗎，他上西陳莊去找婦會長來跟我們講和呢！」他笑着向西一指。

「他一定找不到，會長到東邊祥華廠里去呢，她說在那里等我，——爸爸準空跑了一趟騾！」她有些憐憫的說。

「管他呢？老一輩的現在不應該管孩子們的事了，他們自己懂得的！」文玉說着，她點點頭。

他們走到大場上，她頭上的紅花忘了沒有戴，文玉回去跟她拿來，仔仔細細把紅綢花戴上她的頭巾。

他的父親正急急慌慌的從西邊屋角轉過來，多少鄰人跟在後面……。

(路做)

## 革命者的母親

——朱老太太——

高爾基的「母親」所描寫的主人，是俄羅斯革命婦女的典型，是世界革命婦女的模範，是表現無產階級一種自我犧牲革命精神的最優良的品質。使人看了無限欽佩這位偉大革命的老婦人。但在我們中國革命運動過程中，也有類似高爾基所描的典型，今天身居清江主持托兒所的朱老太太就是這樣的人物。

朱老太太南通人，原籍安徽桐城，是一個舊式家庭出身的婦女，認字並不甚多。她是過去內戰時代主持江北革命工作者之一，也是十四軍創造者之一，今天邊區劉副主席瑞龍同志就是當時與她工作有三年之久的歷史。她為革命艱苦工作英勇奮鬥達二十年之久，從未表現有疲倦的狀態。為着革命，她會拿出她的家產，供獻出三個兒女，離開她的故鄉，從事地下活動，去做敵人所認為犯法造反有殺頭危險的工作。假使她是出身於革命知識份子與受壓迫的工農，還不算奇蹟，但以舊式家庭的婦女能有這種政治覺悟和高尚品質，自不得不視為鳳毛麟角。記得當十四軍失敗後，江北革命遭受挫折，反動力量，非常猖狂。她被迫離開了南通，到上海工作。那時的上海，特務如毛，偵探如麻，白色恐怖瀰漫全市，稍一不慎，就會掉入虎口。而她對於那種恐怖複雜多端的環境，却應付裕如，毫無懼色。她常向我們說：

「處在這種環境下面工作，要提高警惕，注意技術工作，檢查自己的內部，善於狙擊敵人的弱點。最大忌的就是一種太過於恐懼，認為到處都是敵人，自己無所措手足，動都不敢動；另一面就是漫不在乎，毫不注意秘密工作的條件，到處亂碰，這兩種都是為敵人造機會，替自己造失敗道路；都是為秘密工作所不允許的。」

就在她這種正確幫助之下，中夏、黃勵與我和她住在一起，工作甚久，未遭破壞。今天回憶她的指示，正是對付當時環境最正確的政策，地下工作行動的指針。回憶當時上海秘密生活與敵人的所施恐怖手段，令人感覺餘怖尤存；與今日我們擁有強大的武裝，廣大的地區與上萬萬的人民，與昔日上海比較，簡直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但這是犧牲流血所換來的。我們革命的史詩，是用我們自己一滴一滴的血所寫的，每一點收穫都是鬥爭的代價。一九三三年時，全世界法西斯猖獗得不可一世，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毒素，在中國也得到發展的園地，產生了不少中國的徒子徒孫，他們用東方封建式殘酷的手段，加上近代的科學，來摧殘革命組織，鎮壓反日愛國運動，使我們受到重大損失，成千成萬英勇戰士被捕入獄，成千成萬革命先烈被送上斷頭台，就在那年黃勵，中夏先後犧牲，我亦被捕入獄，朱老太太與革命組織失却了聯系。上海是完全變為反動黑暗勢力統治的世界，就連許多自由主義色彩與愛國思想的青年，也都遭法西斯的毒手，特務老爺們像瘋狗，像瘟疫，在街上到處咬人，到處捉人，對此種野獸，人人側目而視，談虎色變，沒有不厭惡痛絕的，就在此極端惡劣環境下，整整

四年，朱老太太以做傭工爲生，替人洗衣過活，並仍時常向羣衆宣傳革命主張，指出革命勝利前途的遠景，在此宣傳方式之下，會團結不少革命的羣衆。有些局外人認爲她真是一個奇怪的婦人，許多接近的人無限尊重她。到抗戰發生後，她重與組織聯絡後，被派通海一帶敵區做祕密工作，直到去年我軍撤退江南，才回到清江，現在，她主持托兒所工作。

從前在上海時，我們大家叫她媽媽，她對青年革命男女，像自己子女一樣的愛護。她的長女文英同志是犧牲在獄中，她能够遏制情感，照常工作，她的愛子幼女，送到部隊，參加工作，現在蹤跡不明，她亦毫不惋惜，從不埋怨。這種服從革命利益，自我犧牲的精神，是不多見的。她把情感寄托在革命利益上面，放在爲人民服務的事業上，所以犧牲家產，獻出子女，付出本身全部精力，毫不爲痛，這是非普通人們所能做到的，更非一般自居爲「革命功臣」者所能做到的。從前在機關內，她除掉保存文件，照料機關，應付外人，還替我們燒飯、洗衣、做些瑣碎的事，因爲在內有她精微細密，面面俱到的照顧，所以我們得能在外放心工作，不致受牽制，這完全是老人的幫助之功。有時我們不能外出，她就出來担任交通聯絡工作。一九三三年秋世界反戰大會在滬舉行，當時上海南京兩處特務全體出馬，進行破壞工作，使大會難於舉行，就是外國代表都束手無策，最後，還是在她與宋慶齡先生共同策劃之下，終使大會順利完成，這是上海空前的創舉，也是她的祕密工作傑作之一。她今年已近七十，但情緒高揚，精神矍鑠，宛若當年。托兒所因爲有她出來與幾位女同志提倡努力之下



，才告成立，對許多革命子女造褻不淺，爲許多女同志們也減去了重大的負擔，是一件重要的革命建設工作。

統觀她從參加革命起，奮鬥廿餘年，特點甚多，她對革命忠誠，富於自我犧牲的精神，與英勇鬥爭的堅韌性，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完全可與高爾基所素描俄羅斯革命母親媲美。更值得學習的，是她已經這麼大的年紀，論理可以休息了，但她決不願意，還是進步不息，工作不停，革命情緒。不稍減低，這種老當益壯的精神，也是不可多得的。有疲塌現象的同志應該向這位革命老人學習。她又富於階級友愛的美德，對待同志好像子女，如手足，照顧愛護，無微不至，那些對人漠不關心，與認自己爲老子天下第一的人，亦應學習這位革命老人待人接物慈祥和藹的精神，使自己能更好的團結他人進行工作。從朱太太偉大革命的精神中聯想到二十餘年來在偉大中國革命運動中，培養出成千成萬革命的知識份子，優秀的軍事專家，知識化的工農幹部，與朱老太太這樣的婦女幹部，這完全是中國進步份子偉大教育的力量，和革命鬥爭中鍛鍊出來的，是革命者本身勤苦不息學習出來的結果，只有新的時代，新的教育才不埋沒優秀的天才。我和朱老太太在上海一別，忽已十三年了，此次在清江相晤，我的愉快是不可形容的，但談起舊日同志，如中夏、黃勵與其他先烈，不禁是無限感慨，當年舊友，寥若晨星，更感覺我們所經歷的是一條怎樣艱苦的道路呵！

（濟華做）

## 一個孩子是怎樣生長起來的？

去年我們都在蘇公整風，她就像大姐姐一樣的幫助我們學習，她那高大的身材，寬闊的肩膀，光亮的大眼睛，以及他那種對真理確信不移的語句和聲調，甚至那兩條結實有力的臂膀，都變成了吸引我們的力量，吸引我們來信任她，聽從她。那時我還比較單純和脆弱，好像生活在超現實理想化的境界裏，等到在整風當中聽到一些「齷齪」「可恥」的事情，也看到一些舊社會那樣無聊的態度，心裏真難過，一種幻滅的難過，簡直使我有點垂頭喪氣了，這種「繳勁」還不應當告訴「大姐姐」麼？當她那二條粗壯的臂膀抱着我用力的搖抖，睜大着那變明澈的大眼睛追問我的時候，我都告訴了她，我盡情的吐露着，她凝神的傾聽着，到了最後，她輕輕撫摩着我的長髮，笑笑：「唉！好妹妹你到底以為革命是怎麼一回事呢？革命隊伍不是一羣天兵天將，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啊！只不過是一羣爭取生存的奴隸吧了，是從舊社會來的，又還和舊社會接觸着，怎能沒有一些不正派不光明的事情呢？要不，為什麼要着重整風？不過，你要看到我們基本上是光明的，光榮的，個別的缺點是正在糾正當中，因為真理是我們的。」她那正直誠懇的眼光停注在我臉上，又漸漸帶着些嚴肅的神色了：「像你過去看不到這種現象的麻木不仁的態度是不對的，這就不能做到同志之間的監督和幫助，

但是看到了又不要駭怕了自己，要確信這種種個別現象一定能夠克服的。」沒話說，每話每個字我都聽信她的，她在我們心目中是多麼崇高呀！

我們就總愛問她：「你怎麼懂得這麼多呢？」有次她當真的答覆了，「這那裏好算懂得多，不過是在鬥爭中多體驗了一些問題罷了，當初我參加工作的時候也不和你們一樣，人家都叫我做『小姑娘』呢！」有誰相信我們的「大姐姐」曾經是小姑娘的麼，以下的事情是她親口告訴我們的。

她出身在常熟鄉下，在姊妹行中是最小的一個，年紀又小，她的姪兒都還比她大呢，所以在家裏，在老百姓當中，在工作同志當中都喊她「小姑娘」，雖說她身上實在找不出那一點好算是「小」——高高個子，大大的眼睛，胆子也大。那一點算得是小呢？

那一帶的人家誰都認識她，特別是窮苦人家熱愛着她，不管到那個莊子上，大大小小都爭着喊「小姑娘，小姑娘」，誰都信任她，發動羣衆鬥爭的話，她就出來號召，大家都攬來了，「小姑娘說的……」，「她都在裏面。」

人家這麼信任他，也還由於她那革命家庭的聲望，她的「小哥哥」從小就參加革命，多年來爲了人民利益鬥爭着，遭受了不少苦難，戰前，有次「小哥哥」被捕可是又逃脫了，反動派把她母親捉到南京去，受了不少的迫害，後來花錢贖了出來，不久老人家也就氣死了，

人民心目中感念爲自己受難的家庭，自然更愛護這個英雄的妹妹了。

小姑娘受到「小哥哥」的影響很深，抗戰爆發後就跟着他學做工作，那麼小的年紀，那麼的天真爛漫熱情勇敢，後來介紹她參加革命，她竟還說：「我去開開小哥哥」，不過爲了提拔地方幹部，也就把羊做牛牽，分配她任區委婦女科，這可真是爲難了她，到上面去開會到下面來講不出，就只曉得苦幹，在敵人的梅花樁裏機關是一天晚上要移動幾個地方的，爲了送情報，夏天在大太陽下跑得浑身透濕，夜裏一個人摸夜路找到東找到西，或者一個人在昏黑的河港裏搖着船，當清鄉很緊的時候，常熟縣委決定把一部份武裝暫時轉移一下，十多支槍就交給她打埋伏，那天夜晚，縣委都在河邊草棚子裏開會，她把槍接收過來下在小船裏，獨自個搖着這只小船向目的地前進，天空是那麼昏黑，大野是那麼寂靜，只聽得小槳撥水的聲響，望着岸上迎面來的草叢樹影，好像是悄悄偷襲來的敵人，她帶着緊張的心情注視着，真的，好像看見岸上一排人輕手輕脚的地跑了過來，而前面河裏也有些響動，她就想莫不是鬼子來包圍縣委機關的吧！不容她多想，岸上的鬼子已經喊她靠岸了，她趕忙把槍一根根往河裏丟，這時，河裏一路的鬼子船也已經靠上了她的小船，一個鬼子跳下來抓着她的膀子，她用力一甩就跳下了河裏，她本來不會游泳，古東古東地在水裏一沉一冒的，鬼子用槳來撿她，她想，不好，縣委機關還不曉得呢，就拉住了槳把頭伸出水面吐了一口氣，大聲的

喊：「救命呀，鬼子來了，鬼子來了！」接着岸上的人就突圍了，鬼子就丟了她上岸去追，她從水裏爬了起來，轉了一個灣，頭昏昏地不分東南西北的跑掉了。

清鄉清到每一個莊子都清到的時候，她帶着一些幹部就登在棉花田裏過日子，睡也睡在棉花田裏，吃就吃瓜，好幾天不吃飯是常事，她說，想到被反動派氣死的母親，想到被反動派迫害的小哥哥和一切青年，我要爲革命忍受一切困苦，革命不成功什麼倒臺的事情都會落到我們身上的。

她不僅積極大胆，而且還很聰明機警，有一次，民兵報告說有僞軍的一大船棉花經過那裏，她就親自帶了民兵去攔截了下來，發動羣衆去搬，可是一時搬不完，船又太大，撐不進小河，後面護送的僞軍快趕上了，怎麼好呢？丟了跑麼？不甘心，她就運忙的帶了民兵把一包包的棉花丟在河裏，水面上浮成一大羣棉花包，她帶着民兵用根長竹篙好像趕鴨子一樣把這一大羣棉花包趕進了小河港裏。事後，縣委獎賞她一筆款子，她堅決不要，就給她作了一件英丹士林的小褂子，一件紀念着聰敏靈活英雄果敢的小褂子啊！一個小姑娘在革命的隊伍裏生長了起來，我相信還有許多孩子一定會像大姐姐一樣，隨了祖國的新生而獲得了解放。

（慶旨·儀鳳合做）

782  
381543

82

381543

130



海燕小叢書第一種

被解放了的婦女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初版

著者 顏華等 儉

編輯者 海燕社

發行人 蕙萍

發行者 民主書屋

定價每冊三百五十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